

晉

書

斟

注

晉書輯注卷十九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志第九

禮上

夫人含天地陰陽之靈有哀樂喜怒之情迺聖垂範以爲民極節其驕淫以防其暴亂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婦之義然後爲國爲家可得而治也傳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迺太一初分燧人鑽火志有暢於恭儉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於春澗之右

焚封豕於秋林之外亦無得而闕焉軒頊依神唐虞稽古逮乎隆周其文大備或巫百官之範置不刊之法或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叔代澆訛王風陵謝事睽光國禮亦愆家趙簡子問太叔以揖讓周旋之禮對曰蓋所謂儀而非禮也天經地義之道自茲尤缺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迹三代之典巫百王之訓時無明后道瞠不行若夫情尙分流隄防之仁是棄澆訛異術洙泗之風斯泯是以漢文罷再朞之喪中興爲一郊之祭隨時之義不其然歟而西京元鼎之辰中興永平之日疏璧流而延冠帶啟儒門而

引諸生兩京之盛於斯爲美及山魚登俎澤豕睽經禮  
樂恆委浮華相尙而郊禋之制綱紀或存魏氏光宅憲  
章斯美王肅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載三千條之禮十七  
篇之學各以舊文增損當世豈所謂致君於堯舜之道  
焉世屬雕牆時逢秕政周因之典務多違俗而遺編殘  
冊猶有可觀者也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粟山以爲圓  
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魚陶樽玄酒非搢紳  
爲之綱紀其孰能與於此者哉宣景戎旅未遑伊制太  
康平吳九州共一禮經咸至樂器同歸於是齊魯諸生  
各攜細素武皇帝亦初平寇亂意先儀範其吉禮也則

三茅不翦日觀停瑄其凶禮也則深衣布冠降席徹膳  
明乎一謙三益之義而教化行焉元皇中興事多權道  
遺文舊典不斷如髮是以常侍戴邈詣闕上疏云方今  
天地更始萬物權輿蕩近世之流弊創千齡之英範是  
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  
和作其所以興起禮文勸帝身先之也穆哀之後王猷  
漸替桓溫居揆政由己出而有司或曜斯文增暉執事  
主威長謝臣道專行記曰苟無其位不可以作禮樂豈  
斯之謂歟晉始則有荀顗鄭沖裁成國典江左則有荀  
崧刁協損益朝儀周官五禮吉凶軍賓嘉而吉禮之大

莫過祭祀故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于神明者也漢興承秦滅學之後制度多未能復古歷東西京四百餘年故往往改變魏氏承漢末大亂舊章殄滅命侍中王粲尙書衛覲草創朝儀及晉國建文帝

又命荀覲

周家祿校勘記曰覲誤覲

因魏代前事撰爲新禮參考今

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太康初尙書僕射朱整奏付尙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損增曰臣典校故太尉顓所撰五禮臣以爲夫革命以逕統帝王之美事也隆禮以率教邦國之大務也是以臣前表禮事稽留求速訖施行又以喪

服最多疑闕宜見補定又以今禮篇卷煩重宜隨類通合事久不出懼見寢嘿蓋冠婚祭會諸吉禮其制少變至子喪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故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異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謂之齊衰及孔子沒而門人疑於所服此等皆明達習禮仰讀周典俯師仲尼漸漬聖訓講肄積年及遇喪事猶尙若此明喪禮易惑不可不詳也況自此已來篇章焚散去聖彌遠喪制詭謬固其宜矣是以喪服一卷卷不盈握而爭說紛然三年之喪鄭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鄭云服總三月王云葬訖而除

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乎繼寄育乃爲之服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眾喪服本文省略必待注解事義迺彰其傳說差詳世稱子夏所作鄭王祖經宗傳而各有異同天下並疑莫知所定而顛直書古經文而已盡除子夏傳及先儒傳注說其事不可得行及其行事故當還頌異說一彼一此非所以定制也臣以爲今宜參采禮記略取傳說補其未備一其殊義可依準王景侯所撰喪服變除廿二史考異二十日蕭爲晉使類統明正以斷武之外祖父故稱諡而不名疑爭然後制無二門咸同所由又此禮當班於天下不



宜繁多顛爲百六十五篇爲一卷合十五餘萬言臣猶謂卷多文煩類皆重出案尙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於東嶽備稱牲幣之數陳所用之儀其餘則但曰如初周禮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約而義舉今禮儀事同而名異者輒別爲篇卷煩而不典皆宜省文通事隨類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異如此所減三分之一虞討論新禮訖以元康元年上之所陳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有詔可其議後虞與傅咸續續其事竟未成功中原覆沒虞之決疑注是其遺事也

隋志儀注類摯虞決疑要注一卷齊書禮志作續續此製未及成功

案議當從  
齊志作續  
逮于江左僕射刁協太常荀崧補緝舊文光祿大夫蔡謨又踵修其事云

魏明帝大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於是時二漢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四年八月天子東巡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園丘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經見並以興廢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

氏今祀園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園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

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

后配

十七史商榷四十七曰魏人用鄭氏康成說以周

家分園丘南郊而爲二帝畧配園丘后稷配南郊故仿而行之但漢雖祖堯而郊祀未嘗及魏乃以舜爲始祖王肅高堂隆輩附會如此豈不貽千古笑端乎燔

一辨 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

通典四十二作十一月

始祀皇皇帝天子園丘以始祖

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世不復郊祀魏元帝咸

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節侍中太保鄭冲兼太尉司

隸校尉李喜奉皇帝璽綬策書禪位于晉

諸史攷異二日案魏志陳

留王紀注魏世譜曰封帝爲陳留王年五十八太安元年崩諡曰元皇帝惠帝紀太安元年不書陳留王與堯亦史之闕案喜景寅武皇帝設壇場于南郊宋書禮志曰晉武之當從本傳作喜世郊日或用丙或用己或用庚皆有別議又日晉武捨鄭而從諸儒是以郊用冬至日既以至日理無常辛

柴燎告類于上帝是時尙未有祖配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不慮改作之難令便爲永制眾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以時供饗神祇配以祖考日夕難企貶食忘安其便郊祀時羣臣又議五帝卽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

黃以周禮書通故曰鄭元說天有六天王肅云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五帝是上

帝之佐可稱天佐不得稱上天晉武帝從羣臣議五帝  
即天之王氣實一神改五郊五精之號同稱昊天上帝  
楊復云昊天上帝天之大名五帝分王四時其實一天  
以周案天有六帝周禮文可據渾言之五帝爲天神帝  
即天昊天亦稱帝天即帝有六帝即有六天折言之五  
帝得與昊天同稱上帝不得與昊天同稱天楊信齊從  
晉臣議五帝爲昊天上帝別名昊天爲五帝之大名則曰  
帝斯可矣何必拘以五且祀昊天斯可矣何必別立五  
帝之祀乎晉武爲王肅外孫每議禮必遵之茲改五郊  
之號同稱昊天上帝偏違王肅五帝不得稱上天之語  
宋書禮志言晉郊祀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二

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  
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上郊不異宜并圓  
丘方丘於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  
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

秦蕙田五禮通考  
七日案王鄭說郊

不同斷以王氏之說爲是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祠圓丘

於南郊自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太康三年正月帝親

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宋志皇太子下有皇弟二字

康六年以後不常親郊經雜事難制度廢弛太常虞松

郊故以此條附注於考正舊儀死不悉備案志文於太康三年以後不書親

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

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明堂上

帝不得爲天也宋志作四望非地往者眾議除明堂五

帝位考之禮文不正通典四十一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

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創業既已配天復

以先帝配天於義亦所不安

通典四十二作亦不正

其復明堂及

南郊五帝位愍帝都長安未及立郊廟而敗元帝渡江

太興二年始議立郊祀儀

勞格校勘記曰宋志作元年誤

尙書令刁協

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組據

漢獻帝都許卽便立郊自宜於此修奉驃騎王導僕射

荀崧太常華恆中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立

南郊於巳地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

輿地紀勝十七日南郊壇按建

康實錄晉元帝太興二年所築郭璞卜立之在宮城南

十餘里羣書拾補曰宋志云非禮所謂陽位之義也案

宋志間有論斷此盡法之非是多依漢及晉初之儀三月辛卯帝親郊

祀饗配之禮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是時尙未立北壇地

祇眾神共在天郊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

及建而帝崩及咸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於覆舟

山南立之

輿地紀勝十七日按建康實錄晉成帝咸和八年作北郊於覆舟山之陽制度一如南郊

在縣東八里潮溝後東近青溪天郊則五帝之佐

羣書拾補曰疑當重五帝二字有五帝又

有五帝之佐與總數六十二神合

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

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句陳北極雨師雷電司

空風伯老人

隋禮儀志曰晉元帝建武元年每以仲春仲秋并令郡國縣兼祀風伯雨師通典一

百四束哲風伯雨師不避諱議曰元康七年詔書稱咸

宣元年詔下尊諱風伯雨師皆爲詁訓又公官文書吏

人上事稱引經書者復多迴避使大義不明諸經傳咸

言天神星宿帝王稱號皆不得變易本文但省事言語

臨時訓避而已又華簡議曰周禮大宗伯職云禋燎祀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禮文正稱應如丙辰詔書不改



其名事下五府博議案風伯之名所由來遠其在漢魏固已有之非晉氏避諱始造此號也若以異於周禮宜當變改則今國家行事神物稱號多因近代不皆率古蓋亦簡易而從仍舊隨時之制不能悉變唯雨師之名實繇避諱凡六十二神也地郊則五嶽四望四海四瀆宜如舊稱

五湖五帝之佐

羣書拾補曰案此處當云五人帝五人帝之佐即如此於總數四十四神尚缺

其二疑有脫誤

沂山嶽山白山

隋志作白石山

霍山醫無閭山蔣山松

江會稽山錢唐江先農凡四十四神也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猶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祭秩也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張皇后配此魏氏故事非晉舊也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太常顧和表泰始中合二至之禮於二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夏至

或同用陽復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郊  
同月及中興艸創百度從簡合七郊於一丘憲章未備  
權用斯禮蓋時宜也至咸和中議別立北郊同用正月  
魏承後漢正月祭天以地配時高堂隆等以爲禮祭天  
不以地配而稱周禮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五禮通考三十八日高堂隆稱祭天不以地配是矣所稱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仍用鄭氏緯書之說非周禮也於是從和議  
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親奉通典四十二日祝文稱嗣天子臣某  
安帝元興三年劉裕討桓玄走之宋志三年下有三月二字己卯告  
義功于南郊是年帝蒙塵江陵未反其明年應郊朝議  
以爲宜依周禮宗伯攝職三公行事尙書左丞王納之

通典四十  
二作訥之

獨日既殯郊祀自是天子當陽有君存焉稟

命而行何所辯也齊之與否豈如今日之比乎議者又

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令三公行事又郊天極尊惟

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

御覽五百二十七引晉起居

事納之謂大饗大祀大樂皆是承制不可得命三公行者郊天極尊惟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

以上莫不蒸嘗嫡子居外介子執事

宋書禮志  
三作庶子

未有不

親受命而可祭天者納之又曰武皇受禪用二月郊元

帝中興以三月郊

御覽五百二十七引晉起居  
注作元帝中興亦以二月郊

今郊時

未過日望輿駕無爲欲速而使皇輿旋反更不得親奉

也於是從納之議

宋志欲速下有而無據三字御覽五  
百二十七引晉起居注作而據皇輿

旋反更不得親奉不如緩而盡美於是異同難明遂從納之議

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世多以駟駒

羣書拾補日案

淮南說林訓駟駁不入牲此秦之謬也

漢則但云犢未辯其色江左南北

郊同用玄牲明堂廟社同以赤牲

禮有事告祖禰宜社之文未有告郊之典也漢儀天子之喪使太尉告謚于南郊他無聞焉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謚南郊皆是有事於郊也江左則廢

禮春分朝日於東秋分夕月於西漢武帝郊泰時平旦

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卽用郊日又不在東  
西郊也後遂旦夕常拜故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  
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煩褻似家人之事  
非事天交神之道也黃初二年正月乙亥朝日于東門  
之外又違禮二分之義

通典四十四曰祕書監薛靖論云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元云

用二分秋分之時月多東升西向拜之背實遠矣朝日  
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朏指于睿駁之引禮  
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  
行於上代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  
坎不復言背也猶如天子東西游幸其堂之  
宮及拜官猶北向朝拜宜得以背實爲疑

和元年二月丁亥

通典四十四丁亥下有朔字

朝日于東郊八月己

丑夕月于西郊始得古禮及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

分依舊車駕朝日寒溫未適可不親出詔曰禮儀宜有常若如所奏與故太尉所撰不同復爲無定制也閒者方難未平故每從所奏今戎事弭息通典四十四作已息惟此爲大案此詔帝復爲親朝日也此後廢

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魏文帝卽位用漢明堂而未有配明帝太和元年始宗祀文

帝於明堂

通典四十四曰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宗祀文帝於明堂

齊王亦行其

禮晉初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帝尋復還以文帝配其餘無所變革是則郊與明堂同配異配參差不同矣摯虞議以爲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卽上帝

卽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案仲尼稱郊祀  
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  
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上  
之祀埽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  
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  
鬼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  
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  
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爲明王沒則配五  
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  
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

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

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

太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

案隋志天文類有太史令韓楊天文要集

四十卷初學記二十引之御覽六百四十二引作韓陽當卽其人惟太醫令恐爲太史令之誤太康十

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儀詔從

之通典四十四日時以五精帝佐江左以後未遑修建

天育物前代相因莫之或廢

宋禮志三曰太元十二年吏部郎王忱議曰明堂則天

象地儀觀之大宜俟皇居反舊然後修之通典四十四

日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正月後辛祀明堂車服之

儀率遵漢制出以法駕服以袞冕案如杜氏所述是江

左亦祀明堂惟未嘗修



漢儀太史每歲上其年厯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  
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坐尙書  
令以下就席位尙書三公郎以令置案上奉以入就席  
伏讀訖賜酒一卮魏氏常行其禮魏明帝景初元年通  
事白日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冬四時令至於服黃之時  
獨闕不讀今不解其故散騎常侍領太史令高堂隆以  
爲黃於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  
用事之末服黃宋志故下有三季則否其令則隨四時  
不以五行爲令也通典七十引五行作土行案以上文  
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文義釋  
之則此句是以服黃無令斯則魏氏不讀大暑令也及  
當作土行

晉受命亦有其制傅咸云立秋一日白路光於紫庭白  
旂陳於玉階然則其日旂路皆白也成帝咸和五年六  
月丁未有司奏讀秋令兼侍中散騎常侍荀奕兼黃門  
侍郎散騎侍郎曹宇駿曰尙書三公曹奏讀秋令儀注

舊典未備

宋志儀注下有  
新荒以來四字

臣等參議光祿大夫臣華恆

議武皇帝以秋夏盛暑常闕不讀令在春冬不廢也夫  
先王所以順時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時正服尊嚴之  
所重今服章多闕加比熱隆恭臣等謂可如恆議依故  
事闕如不讀詔可六年三月有司奏今月十六日立夏  
今正服漸備四時讀令是祇述天和隆殺之道

羣書拾  
補日殺

當作  
謂今故宜讀夏令奏可

禮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  
之御閒師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至秦滅學其  
禮久廢漢文帝之後始行斯典魏之三祖亦皆親耕藉  
田及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始耕祠先農可令有司行  
事詔曰夫國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  
藉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世以來耕藉止  
於數步之中通典四十  
六止作田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  
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修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  
士躬稼穡之艱難以率先天下主者詳具其制下河南

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若無官田隨宜便換而

不得侵人也

羣書拾補曰而字行

於是乘輿御木輅以耕

汪師韓文選理

學權輿曰木路卽周禮之田路漢志之耕車

以太牢祀先農自惠帝之後其

事便廢江左元帝將修耕藉尙書符問藉田至尊應躬

祠先農不賀循荅漢儀無正有至尊應躬祭之文然則

周禮王者祭四望則毳冕

羣書拾補曰正有二字衍則字亦衍

祭社稷五

祀則絺冕以此不爲無親祭之義也宜立兩儀注賀循

等所上儀注又未詳允事竟不行後哀帝復欲行其典

亦不能遂

漢儀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乃耕於乙地以景戌日

祠風伯於戌地以己丑日祠雨師於丑地

洪亮吉釋歲日此皆在正

月行事與月令立春後丑祭風師立夏後申日記雨師不同

牲用羊豕

立春之日皆青幡噴迎春於東郊外野中迎春至自野

中出則迎拜之而還

羣書拾補日續漢志作迎春於東郭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

東郭外此脫十四字並誤作郊迎春至下續志

弗祭三

時不迎

魏氏雖天子耕藉藩鎮闕諸侯百畝之禮及武帝末有

司奏古諸侯耕藉田百畝躬執耒以奉社稷宗廟以勸

率農功今諸王臨國宜依修耕藉之義然竟未施行

周禮王后帥內外命婦蠶於北郊漢儀皇后親桑東郊

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衛宏

漢舊儀曰皇后春桑皆衣青手采桑以纁三盆蠶示羣臣妾從春桑生而皇后親桑于苑中蠶室養蠶于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案據舊儀窳當作窳續漢志宋志亦均作窳本志少牢當爲中牢之誤續漢志補注干寶曰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苑窳婦人先蠶者也羣書拾補曰窳當音以主反音義苦瓜反此因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命中宮蠶於字誤而誤音也

北郊依周典也及武帝太康六年散騎常侍華嶠奏先

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藉田千畝羣書拾補曰千畝二字衍后夫人

躬蠶桑今陛下以聖明至仁修先王之緒皇后體資生

之德合配乾之義而坤道未光蠶禮尙缺以爲宜依古

式備斯盛典詔曰昔天子親藉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蠶

以備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訓也今藉田有制而蠶禮不修由中閔務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修禮以示四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明年施行於是蠶於西郊通典六十七引博士胡訥議云先蠶六年詔案本紀及儀乃太康中事羣書拾補曰此太康宋志九年方舉行蓋與藉田對其方也乃使侍中成祭草定其儀宋志作袁祭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爲四出陛陸

廣五尺在皇后採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

帷宮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東取列侯妻六人爲

蠶母羣書拾補曰宋志作取民此遊民字當言百姓不當言列侯蠶將生擇吉日皇

后著十二笄步搖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

車駕六驄馬

御覽五百八十一晉先蠶儀曰車駕往吹小箴發吹大箴箴卽箴也初學記十五引

晉先蠶儀注箴作箴

女尙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三夫

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

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從蠶

初學記十引漢魏故

事作各載筐鉤從皇后蠶於嘉桑

先桑二日蠶宮生蠶著薄上桑日皇

后未到太祝令質明以一太牢告祠

宋志二日作前一日類聚三十九先

蠶儀注曰親蠶前二日太祝令質明以太牢祀先蠶皇也羣書拾補曰桑卽躬桑省文下亦云桑曰無躬字通

典增之非也

謁者一人監祠祠畢撤饌班餘胙於從桑及奉

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

躬桑採三條

御覽八百二十五皇后親蠶儀注曰皇后躬桑始將一條執筐受桑將三條女尙書



跪白日可止初學記十四晉元康  
儀日皇后採桑壇在蠶宮西南 諸妃公主各採五條

縣鄉君以下各採九條悉以桑授蠶母還蠶室御覽八  
百二十

五引皇后親蠶儀注作執筐者  
以桑授蠶母蠶母以桑適金室事訖皇后還便坐公主

以下乃就位通典四十六作皇后還便  
卽御座宋志作以次就位設饗宴賜絹各

有差

前漢但置官社而無官稷王莽置官稷後復省續漢志  
補注曰

薛瓚曰漢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其後又立官社配以  
夏禹而不立官稷至元始三年始立官稷光武之後但

有官社不立官稷故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

社一稷也通典四十五日至明帝景初中立帝社博士  
孔晁謂漢氏及魏初皆立一社一稷至景初

之時更立太社太稷又特立帝社五禮通考四十  
三日孔晁之議出於臆說劉喜難之禮通考是也晉初

仍魏無所增損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祀於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郊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親耕故自報

羣書拾補曰粢盛下脫致殷薦於上帝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十九字

自爲立社者

爲藉田而報者也

羣書拾補曰報下者字衍

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

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

通典四十五報作體此

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藉田秋

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爲百姓立之

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都也

五禮通考四十三日景侯不自立之京師之說

與孔晁同議傳咸以爲人間之社不稱太足以折服之矣規下景侯此論據祭法祭法

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爲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爲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天子爲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羣姓之眾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爲名案置社當從通典四十五作里社左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也眾庶之社旣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都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爲羣姓立七祀王自爲立七祀言自爲者自爲而祀也爲羣姓者爲羣姓而祀也太社

與七祀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

祀也案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

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杜伯

羣書拾補曰杜伯事

見國語及墨子

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

法不謂無二

羣書拾補曰景侯二字當重

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

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爲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

但二社當見思惟景侯之後解亦未易除也前被勅尙

書召誥乃社于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案郊

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則稷

無牲矣說者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

不舉一以明二

羣書拾補曰  
不下脫可字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

二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

羣書拾補曰宋志通典俱作  
若有過而除疑當去有字止

作過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

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  
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

所掌壝之無稷字說者以爲略文從可知也

通典四十  
五略作約

羣書拾補曰  
掌下脫設字

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時成

祭議稱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以  
爲如祭之論景侯之解文以此壤大雅云乃立冢土毛  
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卽用此說禹貢惟土五

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爲立京都也不知此論何從而出而與解乖

宋志作從何出

上遠經記明文下壤

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門不能默已謹復續上劉寔與咸議同詔曰社實一神而相襲二位眾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便仍舊一如魏制其後摯虞奏以爲臣案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又曰以血祭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壇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爲羣姓所報所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祓社釁鼓主

奉以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尙書召  
詰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  
廢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  
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建廟  
社營一社之處朝議斐然執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發  
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爲永制宜定新禮從二社詔從之  
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  
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佑萬邦悠悠四海  
咸賴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載邦畿是保

宋志邦  
畿作王

畿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來造

漢儀每月旦大史上其月廡有司侍郎尙書見讀其令  
奉行其正

朔前後二日牽牛酒至社下以祭日

羣書拾補日期上續漢志亦脫合字

當補合朔謂日蝕也後下脫各字牛當作羊

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變

執事者長冠衣絳領袖緣巾衣絳袴襪以行禮如故事

續漢志緣作綠補注日綠疑作緣漢官儀日漢家赤行齊著絳袴襪羣書拾補日長上脫冠字衣絳領袖之衣

下脫卓單衣三字

自晉受命日月將交會太史乃上合朔尙書

先事三日宣攝內外戒嚴摯虞決疑曰凡救日蝕者著

赤幘以助陽也

羣書拾補日疑下脫要字通典有注字

日將蝕天子素服

避正殿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伺候日變便伐鼓於門



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

續漢志注便作更補注曰徐廣曰救日蝕文武官皆免官著赤

幘對朝服

示威武也帶劔入侍三臺令史以上皆各持劔立其戶

前衛尉卿驅馳繞宮伺察守備

續漢志注作巡察宋禮志作伺察

周而

復始亦伐鼓於社用周禮也又以赤絲爲繩以繫社祝史陳辭以責之社勾龍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陳辭以責之日復常乃罷

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否共諮尙書令苟彧時廣平計吏劉邵在坐曰梓慎禘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至制不爲變異

豫廢朝禮者或灾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及眾人咸善而從之遂朝會如舊日亦不蝕邵由此顯名至武帝咸寧三年四年並以正旦合朔却元會改魏故事也元帝太興元年四月合朔中書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也案尙書符若日有變便擊鼓于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輒勅外改之至康帝建元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後復疑應却會與否庾冰輔政寫劉邵議以示入坐于時有謂邵爲不得禮意苟或從之是勝人之一失故蔡謨遂著議非之

五禮通考一百三十六日蔡謨駁劉邵之議甚當宋宗元日案

劉邵之議一時巧辯非禮意也苟文若學術本疏故爲強詞所奪而典禮幾廢得蔡謨此議乃能駁正前違開示眾惑誰謂晉人清談遠遜漢儒歟

日邵論灾消異伏又以梓慎裨竈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塗制不爲變異豫廢朝禮此則謬矣灾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誠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而救之夫敬誠之事通典七十與其疑

入作警戒

與其疑

而廢之宜慎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於巷黨以喪不見星而行故日蝕而止柩日安知其不見星也而邵廢之是棄聖賢之成規也

羣書拾補日不見星也下脫今史官言當蝕亦安知其不蝕乎

夫子老聃豫行見星之防二十三字補此方明

魯桓公壬申有灾而以乙亥嘗

祭春秋譏之灾事既過猶追懼未已故廢宗廟之祭况  
聞天眚將至行慶樂之會於禮乖矣禮記所云諸侯入  
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豫言諸侯既入見蝕乃知耳  
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引此可謂失其義旨劉邵  
所執者禮記也

羣書拾補曰通典引上有邵字此下有文字無可謂二字及劉字

夫子

老聃巷黨之事亦禮記所言復遠而反之進退無據然  
苟令所善漢朝所從遂使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誤矣  
後來君子將擬以爲式故正之云爾於是冰從眾議遂  
以却會至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邵議不却會王  
彪之據咸寧建元故事又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

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爲先存其事而僥倖

史官推術繆錯故不豫廢朝禮也於是又從彪之議

魏志

劉邵傳注曰永和中王彪之與殷浩書曰太史上元日合朔該者或有疑應卻會與不昔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入座于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爲不得禮議苟令從之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尋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爲先存其事而微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官告譴而無懼容不修豫防之禮而廢洎救之術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是將處天災罪己之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門闔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兼行則常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卻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卻元會浩從之竟卻會

尚書禋于六宗諸儒互說往往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

立六宗祠魏明帝時疑其事以問王肅亦以爲易六子

故不廢

御覽五百二十八五經異義曰今尙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

居中與恍忽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郊天並祭之又曰古尙書說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者謂天宗三

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也祀

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也又魏書曰明帝問王肅六宗竟幾對曰坎爲水離爲火震爲雷巽爲風艮爲山

兌爲澤此乾坤六甲子也尙書孔傳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

月也星也水旱也釋文六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馬云天地四時也正義曰國語云精意以享禋也

釋詁云禋祭也孫炎曰禋絜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

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爲此解耳

而洛誥云桓鬯二卣日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禋咸格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

禮是精誠潔敬之名耳宗之為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  
 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為何神耳祭法云埋少  
 牢於太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  
 月幽祭祭星雩祭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  
 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  
 上文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  
 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  
 引彼文乃云禮于六宗此之謂矣鄭玄注彼云四時謂  
 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禮干  
 六宗則六宗常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鄭以彼皆  
 為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玄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  
 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  
 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  
 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  
 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為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  
 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  
 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  
 鄭玄以六宗言禮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  
 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星辰謂日月所  
 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

雨師畢也黃以周禮書通故曰伏書大傳云萬物非天  
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  
藏故云禋于六宗歐陽和伯夏侯勝等說六宗者上不  
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時條法旺議居中助陰陽  
成變化之神實一而名六許慎駁歐陽云宗一而有六  
名實不相應司馬彪伏傳云帝在于類川禋者非天以  
周案歐陽宗六宗無所指明杜佑等乃以六天之說實  
之謬甚書既言類上帝而六宗中何復舉天帝之祀也  
馬融說六宗從伏傳其說上帝而六宗中何復舉天帝之祀也  
最合伏意記曰禮始于太一而為天一天神之最尊者  
六宗之先類及太一不及天望祀山川不遺地則六宗  
者祭天地及四時也舜攝位之告不應遺天地之祀  
四時即四方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蒼  
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  
方元璜禮北方此即唐虞六宗之禮也六宗之說惟伏  
傳為近是其次莫如鄭注又曰古尚書說天宗日月星  
耀木作地宗河海岱鄭元駁之云六宗言禋山川言望  
則六宗中無山川明矣以周案鄭駁是也孔光劉歆等  
宗共失與古文家同及晉受命司馬彪等表六宗之



祀不應特立新禮於是遂罷其祀

尙書舜典正義曰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

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

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己意天宗者日月

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

時五帝之屬也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

未知孰是晉初荀顛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

之案續漢祭祀志中注引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疏

即此表文又司馬紹統

其後摯虞奏之又以爲案舜受

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

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日月牲于社宗黨正職

曰春秋祭祭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

也黨正之祭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

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則

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則

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則

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則

周禮祭月令天宗

周家祿校勘記  
日祭下脫祭字

六宗之神也漢光武

卽位高邑依虞書禋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禮

同太社

續漢志曰安帝以尙書歐陽家說云六宗者在  
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故書

謂六宗亦六子之氣日月雷風山澤者爲非三  
月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地禮比太社魏氏因

之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惟散騎

常侍劉邵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

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

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爲貴

祀凡崇祀百神放而不至

通典四十四至作致羣書拾  
補日語出禮記禮器篇放方

往反法也言放事天以祀神而  
有等殺不若事天之極至也有其與之則莫敢廢之

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詔從之

禮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中霽國門國行大厲戶竈  
御覽五百二十九五經異義曰王爲羣姓立七祀一曰  
司命主督察王命也二曰中霽主宮室居處也三曰門  
四曰戶主出入五曰國行主道路也六曰大厲主殺也  
七日竈主飲食也又曰大戴說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  
許君按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五祀之神王仲春立鳥  
者所祭非老婦也鄭元曰竈神祝融是老婦  
至之日以太牢祀高禘此禮記月令文御覽五百二十  
猶尊也禘者所以祈子孫之祀又五經異義曰王者一  
歲七祭天地仲春后妃郊高禘亦祭天也又曰鄭記曰  
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禘注曰高辛氏世娥簡狄  
吞鷦子而生契後王以爲禘官嘉祥其祀焉王權問曰  
以注言之先商之時未有高禘生民詩曰克禘克祀以  
禘無子傳以爲古者必以高禘焉姜嫄祀上帝而生  
稷是則郊禘之祀非以生契之後立也譙喬答曰先商  
之時自必有禘氏禘除之祀位在南郊蓋亦以元鳥至

之日然其所禋乃於上帝城簡狄吞乙子之毛詩絲衣  
後王以爲禱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禘杜佑云五經  
篇高子曰靈星之尸黃以周禮書通故曰杜佑云五經  
會弁侏侏詩每云公尸據傳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  
今案鳧鷖詩每云公尸據傳言天子諸侯祭社稷公尸爲  
祀靈星言公尸未詳所出以周案據鳧鷖鄭箋公尸爲  
天地社稷山川七祀之尸則靈星可稱公尸也通義引  
傳蓋魯詩傳淮南主術篇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零  
星卽靈星高誘引鳧鷖詩公尸燕飲載宗載考劉向高  
誘皆習漢興高帝亦立靈星祠御覽五百三十二三輔  
魯詩者漢興高帝亦立靈星祠舊事曰漢靈星祠在長  
安城東十里續漢志補注漢舊儀曰古時歲再祠靈星  
靈星春秋之太牢禮也史記封禪書正義漢舊儀曰靈  
者辰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王辰及武帝以李少君故  
日祠靈星于東南金勝爲土相也

始祠竈及生戾太子始立高禘漢儀云國家亦有五祀  
有司行事其禮頗輕於社稷則亦存其典矣又云常以

仲春之月立高禘祠于城南祀以特牲

白虎通曰戶一祀竈二祀門三

祀井四祀中霤五祀歲一徧有司行事禮頗輕于社稷御覽五百二十九魏名臣奏曰秦靜議曰祭法七祀有國行今月令謂行爲井是以俗廢行而祀井武帝始定天下典復舊祀造祭祀門戶井竈中霤文帝稱詔靜案凡諸祠祀所以尊敬神靈不宜稱詔高堂隆議國行中霤門井竈多不遍惟祀在者故曰祭五祀在於廟今每門戶輒祭之自漢以來非舊典也祭井自漢從水類不列五祠宜除井祀行又傳元五祀議曰禮大記云室中與中霤謂四霤之中也祭於漏井蓋失之矣七祀之文皆云祀行而無井祭竈而不祭井於事則闕夫設祀者非惟報功而已亦神道設教使民慎之幽冥也臣以爲帝之都城宜祭一門正宮一門正室一戶井竈中霤各擇其一正者祭之通典五十五晉博士束皙云漢武帝晚得太子始爲立高禘之祠高禘者人之先也故立石爲主祀以又是月也祠老人星于國都南郊老人星廟太牢也

羣書拾補曰又是月也句沿續漢禮儀志之文彼繫於仲秋案戶比民養老之下而此上文乃仲春祀高禘祠

則不相當安得徑接以是月當時史官粗忽全不契立  
勘乃如此老人星秋分始見因而祠之必不在春

夏祭竈季秋祠心星于城南壇心星廟元康時洛陽猶  
有高禱壇百姓祠其旁或謂之落星是後諸祀無聞江

左以來不立七祀靈星則配饗南郊不復特置焉通典

五日按江東太廟北門內道西有石處如竹葉小屋覆  
之宋文帝元嘉中修廟所得石陸澄以爲晉孝武帝時  
郊禱石然則江左亦有此禮矣或  
曰百姓祀其傍或謂之落星也

左氏傳龍見而雩經典尙矣漢儀自立春至立夏盡立

秋郡國尙旱郡縣各埽除社稷羣書拾補曰郡國尙旱  
句有誤續志云郡國上

雨澤案今時猶然且不以立秋爲限續志郡縣上有若  
少府三字蓋少府亦有田租山澤陂池之稅故有所屬  
之郡縣今刪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羣書拾補  
曰此方言

旱則上文尙求雨閉諸陽衣阜興土龍山海經曰大荒東北隅中有山

名凶犁土邱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土故

下數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注云今之士龍本此氣應自然冥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武

帝咸宜二年春久旱四月丁巳詔曰諸旱處廣加祈請

五月庚午始祈雨于社稷山川六月戊子獲澍雨此雩

之舊典也宋志雩作祭勞格按勸記曰四月辛巳太康朔無丁巳五月庚戌朔庚午月廿一日

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之通典四十二日東晉穆帝永和年有司議制雩壇於

國南郊之旁依郊壇近遠案志於江左禮制每多闕略附注於此其雨多則崇祭赤犢

朱衣閉諸陰朱索繫社伐朱鼓焉通典五十

周禮王者祭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

社稷五土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兆四類四望亦如  
之御覽五百二十九五經通義曰王者所以因郊祭日  
也皆星辰風伯雨師山川何以爲皆有功於民故祭之  
一祭之禮日於南門外禮月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  
陵於西門外祭風伯雨師於東門外各卽其位也以是  
明之其祭之奈何乎日祭日者縣祭月者毀祭風者明  
祭雨者布疏祭山川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禮  
者沈各象其貌也

五嶽四瀆咸秩羣祀瘞沈珪璧六年七月帝以舟軍入  
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沈璧于淮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  
帝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魏元帝咸熙元年行幸  
長安使使者以璧幣禮祠華山及穆帝升平中何琦論  
修五嶽祠日唐虞之制天子五載一巡狩順時之方

宋志



順作省

柴燎五嶽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饗報功德是以灾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及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記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祀可以闕哉自永嘉之亂神州傾覆茲事替矣惟瀟之天柱在王略之內也舊臺選百石吏卒以奉其職

羣書拾補曰吏卒當作卒史案魏志黃初二年令魯郡置百戶吏卒與漢

時所置百石卒史不同故此云舊臺舊臺猶言魏中興臺惟此條百戶誤作百石下文正作百戶可證也

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常遣大吏兼假四時禱賽春釋

寒而冬請冰咸和迄今又復隳替計今非典之祠可謂  
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之蠹宋志  
百姓作而山川大神更爲簡缺禮俗積紊人神雜擾公  
四人私奔蹙漸以繁滋良山頃國家多難日不暇給草建廢  
滯事有未遑今元愍已殲宜修舊典獄瀆之域風教所  
被來蘇之眾咸蒙德澤而神明禋祀未之或甄巡狩柴  
燎其廢尙矣崇明前典將俟皇輿北旋稽古憲章大釐  
制度俎豆牲牢祝嘏文辭舊章靡記可令禮官作式歸  
諸誠簡以達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諸祆孽可粗依法  
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黷時不見省

昔武王入殷未及下車而封先代之後蓋追思其德也

孔子以大聖而終於陪臣未有封爵至漢元帝孔霸以

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漢書儒林傳曰元帝即位徵霸以帝師賜爵關

丙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胡三省通鑑注曰漢平帝

元始元年封褒成君孔霸曾孫均為褒成侯奉孔子祀

王莽敗失國光武建武十二年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

志子損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世世相傳至獻帝

絕初國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

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

之通典五十三日以孔子三十一代孫議郎羨為宗聖侯水經泗水注作百石吏卒擬叔朱羹尊曝書

亭集曰洪氏以是碑文稱黃初元年而魏志作二年謂

誤在史考魏王受禪在漢延康元年十一月既升壇即

作事訖改延康為黃初而碑辭叙黃初元年大魏受命

應厯數以改物秩羣祀於無文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

世則詔三公云云原受禪之始歲且將終碑有既乃之  
文則下詔在明年二月史未必誤水經注釋二十五日  
金石錄跋尾曰魏志文帝以黃初二年正月下詔今以  
碑考之乃黃初元年詔語亦小異當以碑爲正又曰一  
清案作百夫吏卒誤也曹植撰孔羨奉家祀碑作百戶  
吏卒今是碑載隸釋闕里志作百戶卒史三國志魏紀  
黃初二年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  
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與碑足相證明  
闕里志所改則非也而金石文字記曰百石卒史者秩  
百石之卒史也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兒  
寬傳補廷尉文學卒史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是也  
然其自注又云杜氏通典作百戶吏卒三國志同蓋未  
能審定爾何焯曰亭林但據桓帝永興元年魯相乙瑛  
置孔子廟百石卒史不知黃初自置百戶吏卒未可執  
此例彼也百石卒史掌領禮器選年四十以上經通六  
藝雜試通利能奉宏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乃是孔氏  
子孫爲之百戶吏卒則守衛之人耳案魯孔子廟碑作  
黃初元年歐趙兩家皆據以訂史朱竹垞獨云史未必  
誤今兩說及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封宗聖侯孔震  
並存之

爲奉聖亭侯

通典五十三日改封孔子二十三代孫宗聖侯震爲奉聖亭侯

又詔太學

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孔亭四時祠孔子祭直如秦始皇故事

禮始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用幣漢世雖立學斯禮無聞魏齊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講論語通五年五月講尙書通七年十二月講禮記通並使太常

釋奠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

五禮通考一百一十七邱濬曰按

此以顏子配享之始亦漢以來釋奠之禮始見於此前此祠孔子者皆於闕里至是始行於太學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

文選爲賈謐作贈陸機詩注臧榮緒晉書曰世祖以

皇太子富於春秋初咸寧三年講詩通太康三年講禮命講孝經於崇政殿

記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元帝太興二年

皇太子講論語通

宋志作三年

太子並親釋奠以太牢祠孔

子以顏回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講詩通穆帝升平元年

三月帝講孝經通孝武益康三年七月帝講孝經通並

釋奠如故事穆帝孝武並權以中堂爲太學

宋禮志曰

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穆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  
行大學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御覽五百三十五  
晉尙書大事曰尙書符太常曰按洛陽圖宮室南自有  
太學國子辟雍不相預也捨辟雍以太學辟雍便爲無  
事虛誕漢魏舊事皆言釋奠祠先聖於辟雍未有言太  
學者又咸和中成皇帝釋奠於中堂之前臺中故事亦  
曰辟雍是爲漢魏之世初自兩立至釋奠便在辟雍猶  
存今廢辟雍而立二學中興以來相違太常王彪之答  
魏帝齊王使有司釋奠於辟雍此是魏之大事非晉書  
舊典太始元康釋奠太學不在辟雍太始五年元康五

年二行饗禮皆於辟雍不在太學是則釋奠於太學行饗於辟雍有晉已行之準也中朝有辟雍猶在太學況無辟雍惟有太學更當不在太學乎宰相從太常通典五十三日成穆孝武三帝皆親釋奠惟成帝在辟雍是一時之制也按如尙書符之言是東晉成帝以來皆以中堂爲太學也杜氏謂成帝在辟雍其時既無太學亦無辟雍蓋即以中堂之前爲辟雍耳王彪之前於簡文時爲太常在穆帝之後孝武之前

故事祀臯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署

類聚四十九引摯虞新禮

議署以同祭先聖於太學也故事祀以社日新禮改以

孟秋之月以應秋政摯虞以爲案虞書臯陶作士師惟

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

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學之設義重

太常通典五十三作太故祭于太學是崇聖而從重也

學之祀義同太常

律署之置卑於廷尉移祀於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律非  
正署廢興無常宜如舊祀於廷尉類聚四十九引擊又  
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  
易宜定新禮皆如舊制可

歲旦常設葦茭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之門以禳惡氣

文選東京賦注漢舊儀曰常以正歲十二月命時儺以  
桃弧葦矢且射之赤丸五穀播灑之以除疾殃應劭風  
俗通曰有桃人葦炭畫虎鬻壘以此鬼食虎王充論衡  
曰今縣官斬桃爲人立之門戶畫虎之形著之門闌御  
覽二十七魏時人問議郎董勛云今正臘月門前始作  
煙火桃人絞索松栢殺雞著門戶逐疫禮跋助答曰禮  
十二月索室逐疫罽門戶磔雞漢火行故作火助行氣  
桃鬼所惡畫作人首可以有所收縛不死之祥勛又云  
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羊四日爲豬五日爲  
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正旦畫雞於門七日帖人於帳



當爲此日。今一日不殺雞，二日不殺狗，三日不殺羊，四日不殺豬，五日不殺牛，六日不殺馬，七日不行刑。亦此義。但古乃磔雞，令畏鬼。今則不殺，未知孰是。又元中記：日今人正朝，作兩桃，人立門旁，以雄雞毛置索中，蓋遺象也。又裴元新言：日正旦，縣官殺羊，懸其頭於門，又磔雞以覆之。俗說：厭厲氣。今以問河南伏君，伏君曰：是日也，土氣上昇，草木萌動，羊嚼百草，雞啄五穀，故殺之，助生氣。荆楚歲時記：日元日，鑊懸葦炭桃棒門戶上，御癘疫。案漢儀：則仲夏設之，有桃卯，無磔雞。及魏明帝大修禳禮，故何晏禳祭議：雞特牲，供禳燔之事。磔雞宜起於魏桃卯。本漢制，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但未詳改仲夏在歲旦之所起耳。

魏明帝青龍元年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詔曰：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瀆名山。

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媿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會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祆妄相煽舍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其案舊禮具爲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祆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禮文詳矣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郡封魏武帝爲魏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廟于鄴自以諸侯禮立五廟也後雖進爵

爲王無所改易延康元年文帝繼王位七月追尊皇祖  
爲大王丁夫人曰大王后黃初元年十一月受禪又追  
尊大王曰大皇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二年六月以洛  
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  
案禮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帝者行  
之非禮甚矣

羣書拾補曰此何  
承天語見宋志

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

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吳氏曰高皇后並在艸  
廟廟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曾祖高皇祖大皇帝共  
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世不毀然則所祠止於  
親廟四室也其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土

主置園邑使行太傅太常韓暨行太常宗正曹恪持節  
迎高祖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爲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  
六月羣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廟之制曰大魏三聖相承  
以成帝業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爲魏太祖文皇  
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爲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華  
夏興制禮樂宜爲魏烈祖於太祖廟北爲二祧其左爲  
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羣書  
拾補曰宋志載孫盛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  
所譏此削之非是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文帝甄后賜死故  
不列廟明帝卽位有司奏請追謚曰文昭皇后使司空

王朗持節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歸祖  
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後嗣聖德  
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  
廟以承享祀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  
禮別立寢廟奏可太和元年二月立廟于鄴四月洛邑  
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  
慈親桂馥札樸曰羨慕也卽孺慕義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至景  
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廟京師永  
傳享祀樂舞與祖廟同廢鄴廟魏元帝咸熙元年進文  
帝爵爲王追命舞陽宣文侯爲宣王忠武侯爲景王是

年八月文帝崩

廿二史考異二十年當作明年

諡曰文王武帝泰始

元年十二月景寅受禪丁卯追尊皇祖宣王爲宣皇帝

伯考景王爲景皇帝考文王爲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爲

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爲景皇后

廿二史考異二十年考武帝紀泰始

二年正月辛丑尊景皇帝夫人羊氏曰景皇后宮曰宏

訓不與追尊同時且宏訓皇后新黷熾靡以成宣四年

崩泰始初固無恙也二年正月有司奏置七廟帝重其

不當入追尊之列

役詔宜權立一廟

周家祿校勘記曰權宜誤倒

於是羣臣議奏上古

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爲七廟以辯宗祧聖

旨深弘遠跡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宮之

遠旨

羣書拾補曰宋志作尊遠殆卽本上文所謂尊遠神祇語

昔舜承堯禪受終文

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月正元日又格于文祖遂陟帝

位羣書拾補曰下遂陟帝位四字複上乃衍文此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

宮可依有虞氏故事卽用魏廟奏可於是追祭征西將

軍豫章府君穎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

皇帝爲三昭三穆廿二史考異二十日漢人稱郡守曰

雋穎川太守父防京兆君故皆稱府君而征西獨稱將

軍不相混也然永和二年有司奏稱征西豫章穎川三

府君領司徒蔡謨議亦稱四府君則征西亦稱府君矣

宋書禮志高祖開封府君會祖武原府君皇祖東安府

君皇考慮土府君七世右北平府君六世相國掾府君

開封武原皆縣令而相國掾處土皆冒府君之稱自後

士大夫敘述先世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

遂以府君爲通稱

世與景帝爲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七月又詔曰主

者前奏就魏舊廟誠亦有準然於祇奉神明情猶未安  
宜更營造於是改創宗廟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  
氏爲景懷皇后任茂議以爲夏侯初嬪之時未有王業  
帝不從太康元年靈壽公主修麗耐于太廟周漢未有  
其準魏明帝則別立平原主廟晉又異魏也六年因廟  
陷當改修創案武帝紀太康八年正月太廟殿陷此作  
六年當爲八年之誤通典五十一引河南  
人孫平子封事羣臣又議奏曰古者七廟異所自宜如  
亦作八年正月禮詔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一廟七室於禮無  
廢於情爲敘亦隨時之宜也其便仍舊至十年乃更改  
築於宣陽門內窮極壯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爾廟成



帝用摯虞議率百官遷神主于新廟自征西以下車服  
導從皆如帝者之儀及武帝崩則遷征西及惠帝崩又  
遷豫章而惠帝世愍懷太子太子二子哀太孫臧沖太  
孫尚並耐廟元帝世懷帝殤太子又耐廟號爲陰室四  
殤懷帝初又策謚武帝楊后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  
側別祠弘訓宮

宋志祠  
作立

不列於廟元帝既卽尊位上繼

武帝於元爲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是時西京  
神王堙滅虜庭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以登懷帝之主  
通典五十一日懷帝梓宮未返元帝立廟之時欲遷入  
廟喪已過三年賀循議懷帝梓宮未反故事非常不得  
以常禮自拘宜以又遷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  
時入廟修祭祀禮

刁協以兄弟爲世數故也于時百度草創舊禮未備毀

主權居別室羣書拾補曰毀主上至太興三年正月乙

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

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

禮更處太常恆議羣書拾補曰今聖上繼武皇帝宜準

漢世祖故事不親執觴爵又曰今上承繼武帝而廟之

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傅純並以爲惠懷及

愍宜別立廟通典五十一引賀循議四十然臣愚謂廟

室當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

室則當祭禰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潁川全祠七

廟之禮驃騎長史溫嶠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非禮  
文且光武奮劍振起不策名於孝平務神其事以應九  
世之讖

宋志務  
作豫

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

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烝嘗於經既正於情又安矣太  
常恆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驃騎將軍王導  
從嶠議嶠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  
若以一帝爲一世則不祭禰反不及庶人帝從嶠議悉  
施用之於是乃更定制還復豫章潁川于昭穆之位以  
同惠帝嗣武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尊之義  
在廟不替也及元帝崩則豫章復遷然元帝神位猶在

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至明帝崩而潁川又遷猶

十室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之曰祧

以準遠廟

通典四十八溫嶠議曰惠懷愍于聖上以春秋而言因定先後之禮夫臣子一例君父敬

同故可以準於祖禰然非繼體之數也案太常恆所上

欲還豫章潁川以全七代愚謂是恆又求京兆以上三

代在廟之西廂臣竊不安案本志上文引嶠議甚畧此

節亦一篇中文字也沈珪晉書賀循傳書後曰晉武帝

定郊廟禮用王肅說潁川京兆與宣景文三帝為高祖

以下四親廟征西豫章為六世五世無服之祖之廟其

時太祖虛位景與文以兄弟同為一世故六世之祭上

及征西而廟數適七是則創制之初已苟取充數而不  
為一定之制矣嗣是武帝崩而征西遷惠帝崩而豫章  
遷至懷帝入廟而潁川又當毀毀則上祭不及六世不  
毀則廟數又復過七於是初從才協議以兄弟為世數  
而遷潁川繼又從賀循議以兄弟不為世數而復潁川  
且并復豫章於昭穆之位已廢之祀重復修舉已遷之  
主忽又入廟而惠懷愍三帝又以元帝上繼武帝議別

爲廟祀此其失禮又何待言其故繇初制不定子孫無  
 所依據至遷復紛紛也使武帝定制景文卽各自爲世  
 而以豫章爲六世之祖其有見神盈入之事乎惠懷雖  
 無後然故親廟也豫章潁川雖上世然故遠祖也留遠  
 祖於廟中而欲別出親廟之神於廟外是謂當毀不毀  
 當祭不祭古者致親而祧遠今則事遠而祧親其可謂  
 禮乎且夫元帝之踐位也與漢光武異光武復故物於  
 已失之後元帝見推戴於方失之時其繼統也當繼愍  
 帝而不當繼武帝然而當時諸臣皆以元帝於惠懷爲從  
 祖用光武繼孝元故事者何也則以元帝於惠懷爲從  
 祖昆弟於愍帝又屬居族父嫌其不可爲後故也夫天  
 子以繼統爲世次廟制又以天子而定爲三昭三穆豈  
 如家人父子族屬論輩行哉不爲天子則不入世數雖  
 周平王太子洩爲桓王之父桓必以平爲親廟而洩但  
 祭於壇不得入廟也旣爲天子則必入世數周孝王以  
 叔父繼懿王不得以懿王爲親廟而必以懿夷王以從  
 孫繼孝王不得以懿王爲親廟而必以孝也豈不顧天  
 生親屬之稱謂而爲此顛倒哉蓋必如此而後七廟之  
 數不越先後之次不逆祧毀之事不旣遷又復而君臣  
 之分不亂耳使武帝以豫章爲六世之祖元帝竟後愍

帝則愍帝入廟而宣帝得正太祖之位矣元帝入廟而  
景帝又得別爲百世不遷之廟矣如是則雖康帝以弟  
繼成帝哀帝以從兄繼穆帝而廟數不加也海西廢而  
簡文立雖以從祖後從孫而廟數亦不加也何至豫章  
潁川京兆諸主屢遷屢復如奕棋不定哉豈非賀循之  
議但知家人親屬之稱謂不知天子以繼統爲世次哉  
夫持兄弟不相後之說至於宗廟之主屢遷屢復則兄  
弟斷當異昭穆不得如何休范甯之言矣然則爲人後  
者爲之子爲昭穆相當者言也非相當則據禮之如子  
言也非卽稱爲子也曲禮曰內事曰孝王某溫驕曰非  
子者可直曰皇帝敢告某皇帝是也明乎爲子之義而  
後爲後之義盡明乎非子行不稱子之義而後爲後之  
塗廣明乎不稱子而仍爲後之義而後人君之禮無家  
人稱謂之陋明乎爲後不得願私親之義而後宗廟之  
次順君臣之位正朝野上下莫不得所矣是故元帝建  
廟之議才協是而賀循非哀帝纂承之義江彪是而王  
述謝奉皆非夫至變者事也不變者禮也繼統之事至  
簡文以從祖後從孫而變極矣而以義斷之當仍用爲  
人後之禮以哀帝爲親廟夫簡文尙當以哀帝爲親廟  
則安得有魏孝莊明世宗尊私親而亂大統之事哉

成帝咸康七年五月始作武悼皇后神主附于廟配饗

世祖

廿二史考異二十日按帝紀悼后配饗在咸康八年

始奉主入廟耳案通七年蓋定議於七年至八年三月

典四十七誤作五年成帝崩而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

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至康帝崩穆帝立永和二年

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豫

章潁川三府君毀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

咸康中太常馮懷表續奉還於西儲夾室謂之爲祧疑

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爲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

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爲主而四祖

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蔡

謨議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啻殷祭之日征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於征西之祧祭薦不絕護軍將軍馮懷議

宋志懷下有表字武悼皇后傳無

禮無廟者爲壇以祭

可立別室藏之至殷禘則祭于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諸儒謂太王王季遷主藏於文武之祧如此府君遷主宜在宣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改築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尙書郎孫綽與無忌議同日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暢替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尙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爲



壇去壇爲壇

案此說本於五經異義御覽五百二十九引之

歲禘則祭之今四

祖遷主可藏之石室

通典四十八引孔衍四府君遷主議御覽五百三十一摯虞決疑要

注曰廟主藏於戶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

有禱則祭于壇壇又遣禪至

會稽訪處士虞喜喜答曰漢世韋玄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別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祭是時簡文爲撫軍與尙書郎劉邵等宋志無郎字羣書拾補曰撫軍下脫將軍二字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禮宣答曰舜廟所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毀不居舜上不序昭穆今四君

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祀也若依虞主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則築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其後太常劉遐同蔡謨議博士張憑議或疑陳於太祖者皆其後之毀主憑案古義無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鯀則遷主居太祖之上亦何疑也於是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並爲兄弟無所登除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皇世秩登進於是潁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潁川又遷孝武帝太元十二

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廟每事從儉太祖虛位明堂未建郊祀國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闕然便可詳議祠部郎中徐逸議圓丘郊祀經典無二宣皇帝嘗辯斯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爲安武皇帝建廟六世祖三昭三穆宣皇帝創基之主寔惟太祖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世故權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七之義矣

羣書拾補曰荀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

又禮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廟蓋謂

支胤援立則親近必復京兆府君於今六世宜復立此

室則宣皇未在六世之上須前世既遷乃太祖位定耳  
京兆遷毀宜藏主於石室雖禘祫猶弗及何者傳稱毀  
主升合乎太祖

羣書拾補曰合下當有食字

升者自下之名不謂可

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陰室四主儲嗣之重升耐皇祖  
所配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明堂方  
圓之制綱領已舉不宜闕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爲  
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於二京也明堂所配之  
神積疑莫辨

羣書拾補曰二京也下脫周公宗祀文王漢明配以世祖自非惟新之考孰配上帝

邈又曰二十五字據宋志補

案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

上帝亦爲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

與郊祀常禮同用四圭故並言之若上帝是五帝經文  
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侍中車胤議同又  
曰明堂之制既其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  
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夏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  
而不弘本從俗乎九服咸寧河朔無塵然後明堂辟雍  
可崇而修之時朝議多同於是奉行一無所改十六年  
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  
棟高八丈四尺宋書禮志作正室十六間合十八間棟  
高八丈四尺堂基長三十九丈一尺廣  
十丈備法駕遷神主于太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子  
一尺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之儀是與太康

異也諸主既入廟設脯醢之奠及新廟成神主還室又

設脯醢之奠

通典四十八日泰元十六年改新太廟立行廟移神主祠部郎傳瑗問徐邈其儀答

日禮禘祭祝迎四廟之主又國有大故斂羣廟之主於祖廟尋文求旨蓋亦同時既出坎而不殊謂可同時告

莫莫訖次引大駕鹵簿列於外左右侍衛各從神輿不

復待一主人入室迎一主也其陪位者每神輿出輒遙拜

致敬遜引既畢乃辭退特遷主之晨宜依告以設奠而

啟鼓嚴之節瑗又問今既啟嚴復應奏解嚴不逸云吉

凶有事可相比方者山陵每啟嚴而不解嚴嚴是遷主

之節不可以不告解嚴自爲軍徒休息何取於告神乎

瑗又問四府君室狹不容四座戶外張幔可謂禮從宜十九年

不逸云室狹不容四座戶外張幔可謂禮從宜十九年

二月追尊簡文母會稽太妃鄭氏爲簡文皇帝宣太后

立廟太廟道西

御覽五百三十一晉起居注曰太元二

十年簡文皇帝宣太后正號神主移廟

戊寅口詔移神主可停前後鼓吹案追及孝武崩京兆

尊在十九年至次年廟成始移神主也

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義熙九年四月將殷祠詔  
博議遷毀之禮大司馬琅邪王德文議泰始之初虛太  
祖之位而緣情流遠上及征西故世盡則宜毀而宣帝  
正太祖之位又漢光武移十一帝主於洛邑則毀主不  
設理可推矣宜築別室以居四府君之主

宋志三作宜  
從范宣之言

築別  
室

永藏而弗祀也大司農徐廣議四府君嘗處廟堂

之首歆率土之祭若埋之幽壤於情理未必咸盡謂可  
遷藏西儲以爲遠祧而禘饗永絕也太尉諮議參軍袁  
豹議仍舊無革殷祠猶及四府君情理爲允時劉裕作  
輔意與大司馬議同須後殷祠行事改制會安帝崩未

及禘而天祿終焉

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訓羊太后崩

本紀在四年六月

宗廟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且不上胙穆帝升平

五年十月己卯殷祀以帝崩後不作樂

通典四十九曰東晉升平五年

五月穆帝崩十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海西太

和元年五月皇后庾氏崩廢禘禮也十月殷再崩之內

曠紙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其年九月孝武崩至隆

安三年國家大吉乃循殷事元興三年夏殷太常博士

徐乾等議應用孟秋進用孟冬時軋改國云自太穆

夏喪詳徐乾議安帝義熙三年當殷御史中丞范泰議

以奉后喪未一周不應殷祠時從太

常劉瑾議小君之喪不以廢大禮 孝武太元十一年

九月皇女亡及應丞祠中書侍郎范甯奏案喪服傳有

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



在嬰孩臣竊以爲疑於是尙書奏使三公行事

五禮通考九十

曰以女廢親祭非禮也

武帝泰始七年四月帝將親祠車駕夕牲而儀注還不拜詔問其故博士奏歷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於是實拜而還遂以爲制夕牲必躬臨拜

宋志太康

中詔曰夕牲而令有司行事非也改擇上旬他日而江左以來復止

魏故事天子爲次殿於廟殿之北東天子入自北門新禮設次殿於南門中門外之右天子入自南門摯虞以爲次殿所以爲解息之處凡適尊以不顯爲恭以由隱爲順而設之於上位入自南門非謙厭之義宜定新禮

皆如舊說從之

禮大事則告祖禰小事則特告禰秦漢久廢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告南郊及文帝崩又使太尉告謚策於南郊自是迄晉相承告郊之後仍以告廟至江左其禮廢至成帝咸和三年蘇峻覆亂京都溫嶠等立行廟於白石

羣書拾補日等下脫入伐二字

復行其典告先君及后曰逆臣蘇峻傾覆社稷毀棄三正汙辱海內臣侃臣嶠臣亮等手刃戎首夔行天罰惟中宗元皇帝肅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靈降鑒有罪勦絕其命翦此羣凶以安宗廟臣等雖隕首摧軀猶生之

年

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朝議遂尊恭皇立廟京師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僭差無禮人神弗佑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君上妄建非正之號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

是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及愍帝建興四年司徒  
梁芬議追尊之禮帝既不從而左僕射索綝等亦稱引  
魏制以爲不可故追贈吳王爲太保而已元帝太興二  
年有司言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議云禮典之義子  
不敢以己爵加其父號帝又從之

晉書附注卷十九